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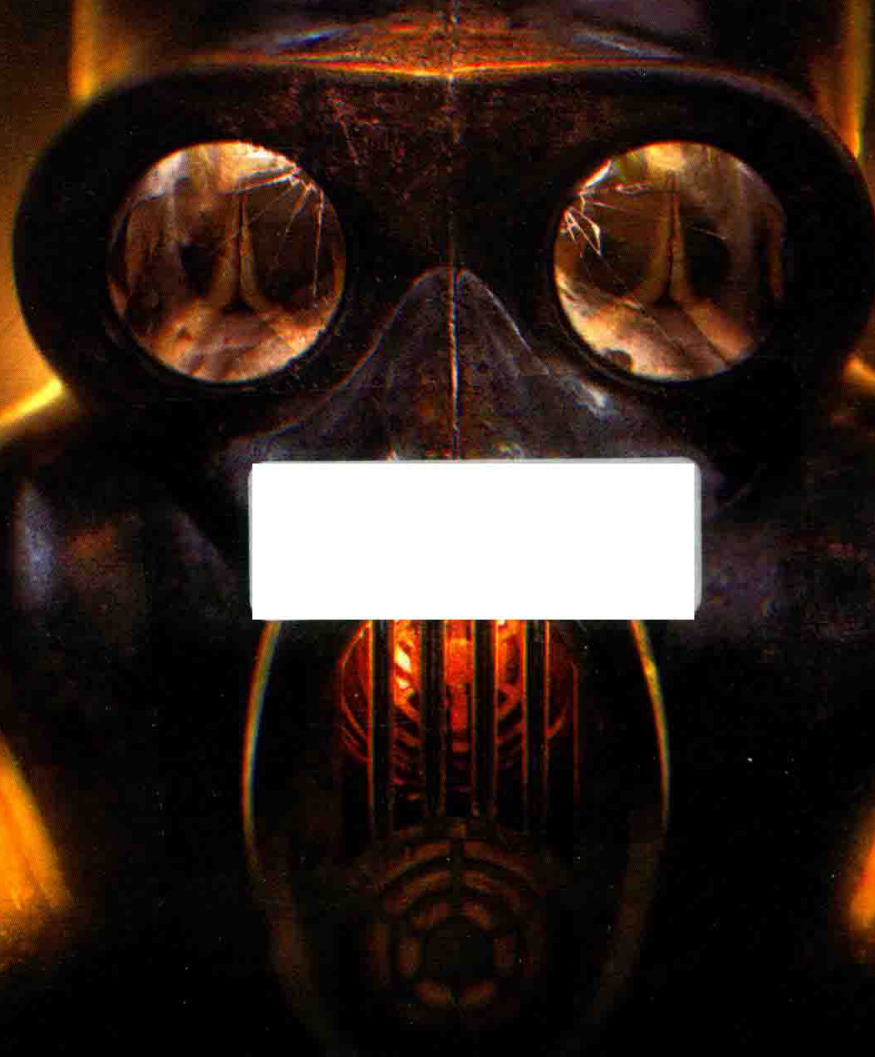
T H E M E T R O T R I L O G Y

地 鐵

2033

〔俄罗斯〕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 著

陈恒哲 译



T H E M E T R O T R I L O G Y

地铁 2033

[俄罗斯] 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 著

陈恒哲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铁2033 / (俄罗斯) 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著;
陈恒哲译.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1.8 (2021.11重印)
ISBN 978-7-5535-2304-0

I. ①地… II. ①德… ②陈… III. ①幻想小说- 俄罗斯- 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07798号

METPO 2033 by DMITRY GLUKHOVSKY
Copyright © by Dmitry Glukhovsky
Agreement by www.nibbe-literary-agency.com
Cover Illustration © by Diana Stepanov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1 Guomai Culture &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21-0466 号

出版人: 姜逸青
责任编辑: 郑梅
特约编辑: 白东旭
装帧设计: 杨慧

书名: 地铁 2033
作者: [俄罗斯] 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
译者: 陈恒哲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A 座 2 楼 201101
发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960mm 1/16
印张: 31
插页: 4
字数: 450 千字
印次: 2021 年 8 月第 1 版 2021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5,001—18,000
书号: ISBN 978-7-5535-2304-0/I·896
定价: 6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 021—64386496 调换。

果麦文化 出品

目录

001	第一章 世界末日	136	第七章 黑暗国度
026	第二章 猎人	162	第八章 帝国
048	第三章 若我一去不返	190	第九章 你死定了
069	第四章 隧道的声音	216	第十章 禁止通行
091	第五章 为了那点子弹	242	第十一章 我不相信
111	第六章 强者的权利	265	第十二章 波利斯

289	第十三章 大图书馆	430	第十九章 最后一战
318	第十四章 地表之上	453	第二十章 生而爬行
337	第十五章 计划	473	番外故事 阿尔乔姆的福音
361	第十六章 亡者之歌		
384	第十七章 大虫的子民		
409	第十八章 无上权威		

世界末日



“谁在那儿？喂，阿尔乔姆，去看看！”

阿尔乔姆不情愿地从篝火旁起身，把背在肩上的冲锋枪拽到胸前，径直朝暗处走去。他走到光线能照到的最远处站住，故意把枪栓拉得分外响，粗着嗓子喊道：“站住！口令！”

就在刚才听到响动的地方，又传来了零落而匆忙的脚步声，似乎有谁退回到了隧道深处，大概是被阿尔乔姆的喝问和枪栓的声音吓到了。阿尔乔姆赶紧回到篝火旁，对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说：“没谁。没发现情况。没露面就跑了。”

“你这个笨蛋！不是告诉过你吗，别犹豫，一有动静就开枪！你知道那是什么人？说不定是黑暗族想偷袭咱们！”

“不……我觉得那根本不是人，那个动静有点奇怪……脚步声也不像是人的。我总不会连人的脚步声都听不出来吧？况且，要是黑暗族的人，它们怎么会就这么跑了？您也知道，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黑暗族现在都是只知道往前冲的，它们就算赤手空拳也敢袭击巡逻队，见到机枪也不会后撤。可刚才这个立马就溜了……似乎是某种胆小的动物。”

“得了吧，阿尔乔姆！就你聪明！有命令你就执行，别那么多废话！那万一是个侦察员呢？只要瞟一眼，就知道咱们没几个人，兵力不足……说不定，它们转身就回来把咱们连锅端了，直接用刀子挑开喉咙，就像波列扎耶夫站那样来个全站大屠杀……而这全是因为你放跑了那个混蛋！你给我听好

了，再有下次，我就把你扔进隧道里去追它们！”

想到让自己一个人走进隧道七百米开外的地方，阿尔乔姆不禁打了个哆嗦——这实在太可怕了。还从来没有人敢从隧道七百米的地方再往北走。巡逻队最远只到过离尽头还有五百米处的地方，他们从轨道车上用探照灯照照界标，确认没什么东西爬过来，就赶紧回去了。就连那些当过海军的侦察员，个个都是大块头，也只敢走到六百八十米处的地方，把点着的香烟藏在手掌里，紧盯着夜视镜中的影像，大气都不敢喘。撤退时，他们都是悄无声息地一步一步倒着走，两眼眨都不眨地盯着隧道深处，绝不敢背对那个方向。

他们现在巡逻的地方，正位于隧道四百五十米处，离界标五十米远。边界检查每天进行一次，当日的检查已在数小时前结束。眼下，离边界最近的就只剩下他们这支巡逻队了。检查结束后的这几个小时里，被巡逻队吓跑的野兽很可能又开始往这边爬了——被火光吸引，慢慢逼近人群……

阿尔乔姆坐回到原位，开口问道：“波列扎耶夫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尽管他对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故事早有耳闻，是那些地铁站的商贩们讲给他的，可他还是不由得想再听一遍，就像孩子们无法抗拒鬼故事里的那些无头怪物和抓小孩儿的吸血鬼一样。

“波列扎耶夫站的事儿？你还没听说吗？那个地方很可怕，又可怕又诡异。起初是他们的侦察员开始不断消失，他们进了隧道就再没回来。那帮人都是新手，跟咱们没法比，他们的站也比咱们的小，住那儿的人——当时住那儿的人——也不多。就这样，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侦察员总是不断地消失。派出一支队伍，就再也回不来了。一开始他们以为那些侦察兵是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因为那边的隧道也是弯弯绕绕的，跟咱们这边的情况一模一样。”

阿尔乔姆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

“可是，不管是出去巡逻还是在地铁站里，不管点了多少灯，就是没发现巡逻队的影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是什么都没发

现。那些人消失的地方，其实最远也就是隧道深处一公里，他们不可能再往更远的地方走了，毕竟他们也不是傻子……后来，站里实在等不下去了，就派出增援部队去找，找了又找，喊了又喊……全都是白费功夫，什么也没有。那些侦察员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吧，就连一丁点声响儿都听不到，一丝痕迹都没有。”

阿尔乔姆开始后悔向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追问有关波列扎耶夫站的事情了。要么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是真的知道，要么就是添油加醋了一番，他讲述中提到的诸多细节，是那些擅长且热衷讲故事的商贩们做梦都编不出来的。这些细节令阿尔乔姆的每个毛孔都感受到一股寒意，即便坐在篝火边也觉得浑身不自在。此时隧道里传来的任何窸窣，即便是正常的响动，都让他忍不住胡思乱想。

“就是这么回事。波列扎耶夫站的人没听到枪响，所以他们认定，那些侦察员应该是当了逃兵——可能是对什么不满，就选择了逃跑。那就让他们见鬼吧！不就是想活得轻松一点，跟一群废物、无赖一样到处晃悠么？那就滚吧！波列扎耶夫站的人一开始是这么想的，也就没什么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是一个星期过后，又一组侦察员不见了。这一次他们只在隧道五百米之内的范围里巡逻，然而事件又发生了，没有声响，没有痕迹，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无踪。波列扎耶夫站的人开始担心了，一个星期之内竟有两支侦察队消失不见，这就不太正常了。必须得行动了，得采取措施。于是，他们在隧道三百米处拉起警戒线，用沙袋垒起工事，架起机关枪，装上探照灯——总之是全面防御的架势。他们还派了人到别戈沃伊站去——他们跟别戈沃伊站和一九〇五年街站是结了盟的，早些时候十月平原站跟他们也是一伙的，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出了什么变故，那里没法住人了，人就都跑光了。唔，这些并不重要——总之，他们派了人去别戈沃伊站，提醒那边情况可能很危险，请求支援。派出去的人刚赶到别戈沃伊站不到一天，别戈沃伊站的人还在考虑怎么回复呢，第二个人也到了。他浑身都被汗浸湿，说他们一枪都没来得及放，

加固过的警戒线就被攻破了。所有人都死了，就像死在睡梦中一样，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别说有军令和条例在，不允许睡觉；就算没有，都怕成这样了还怎么可能睡得着？事到如今，别戈沃伊站的人才明白，要是他们不做点什么，同样的悲剧很快就会在他们这里上演。于是，他们集结了几百个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突击队，带着机关枪、火箭筒……这些自然花了些时间，大约一天半吧。在这期间，他们让两个信差先带话回去说支援随后就到。又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后，这支突击队出发前去支援。结果，当这支队伍赶到波列扎耶夫站的时候，那里已经连一个喘气的都不剩了。除了满地鲜血之外，什么都没有，连尸体都没见着。就是这么回事。鬼知道是谁干的！反正我不信人类能有这本事。”

“那别戈沃伊站后来怎么样了？”阿尔乔姆的声音都变了。

“没怎么样。他们的人见过这副惨象后，就炸毁了通往波列扎耶夫站的那一截隧道。听说，炸塌了四十多米长的隧道，没有设备你压根别想再打通。即便是有设备，恐怕也不是很容易……更何况到哪儿去找设备？已经十五年没人摸过了，要是没有设备也早锈死了……”说到这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望着火光，陷入了沉默。阿尔乔姆轻咳一声，开口道：“是啊……刚才我就应该开枪才对……怪我。”

这时，从南边地铁站的方向传来喊声：“嘿，五百米的兄弟们！一切正常吧？”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将两手在嘴边拢成一个喇叭，高声答道：“过来吧！有情况！”

只见在三束手电灯的探照下，三个身影沿隧道从地铁站方向走了过来，想必是三百五十米处的巡逻队员。走到篝火前，三人熄掉手电灯，在他们身边坐了下来。

“你好啊，彼得！原来是你啊！我还在想，今天是谁被派到五百米巡逻呢！”岁数大的那位从烟盒里抽出一根儿烟说。

“听着，安德烈！我这个小伙子刚才发现那儿有动静。不知道是什么

人，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躲进隧道里去了。说是不像人类。”

“不像人类？长什么样儿？”安德烈问阿尔乔姆。

“我其实连影子都没见到……我一问口令，那个东西就退回去了，往北跑了。不过脚步声的确不像是人类的，很轻，而且特别碎，好像不是用两条腿走路，而是四条腿……”

“万一是一条腿呢？！”安德烈眨眨眼，摆出一副受惊吓的模样，阿尔乔姆顿时惊得说不下去了。他想起了菲利线¹上三腿人的故事。菲利线有一些地铁站因隧道挖得过浅而建在了地面上，导致住在那里的人毫无遮挡地暴露在辐射之中，变成了三条腿、两个脑袋或是其他模样的怪物。这些怪物离开地铁站后，就在整个地铁系统里到处晃悠。

安德烈深吸了一口烟，对自己的同伴说：“伙计们，咱们既然都来了，不如就在这儿多待会儿？要是那些三条腿的家伙又爬过来了，咱们也能帮上忙。阿尔乔姆！你们这儿能烧水吗？”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站起身，把水桶里的水倒进一个熏得黢黑、快要散架的破水壶里，架在火上开始烧水。没过几分钟，水壶里的水开始沸腾，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这声音在他们听来是那样亲切而舒适，仿佛回到了久违的家中。阿尔乔姆感到温暖了不少，也平静了不少。他环顾围坐在篝火边的人们：他们个个都是结实、可靠的汉子，艰辛的生活磨砺出他们坚毅的品格，值得信赖和托付。他们的地铁站一直是这个地下系统里最安宁的站点之一，对此眼前的这些人功不可没。在保卫地铁站的过程中，他们之间也结成了亲兄弟般的真挚情谊。

阿尔乔姆已经二十多岁了，他出生在上面，不像地铁站里出生的孩子那样消瘦而苍白——由于害怕辐射和热得要命的阳光，这些出生在地下的孩子从不敢到上面去。其实，阿尔乔姆总共也只上去过一回，而且只是短暂地站了站——上面的辐射太强了，好奇心过盛的人要是敢久留，只怕还来不及到

1 即莫斯科地铁4号线。——译者注，下同

处走走或是好好欣赏一下那个光怪陆离的地上世界，就被烤熟了。

阿尔乔姆对自己的父亲毫无印象。母亲陪伴他到五岁，母子二人在季米里亚泽夫站生活了好些年。那里的生活一切都好，日子过得安稳而又平静，直到有一天，鼠患侵袭了季米里亚泽夫站。

那些老鼠是灰色的，个头都大得吓人。就在那天，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湿淋淋的鼠群如潮水般从那条漆黑的隧道中涌了出来。这条隧道本是北边主隧道一个不显眼的分支，它逐渐下沉，深陷，最终融为那个由数百条线路交织而成的、恐怖、冰冷、臭气熏天的复杂迷宫的一部分。这条隧道一直延伸至大老鼠们的老巢，那是一个连最勇敢的冒险家都不肯踏入的地方，即便是那些在这张地下网中迷失方向的流浪者，也嗅得出入口处里头散发出来的那种黑暗、骇人的危险。他们飞奔逃离那个塌陷而成的血盆大口，像是要避开一座罹患鼠瘟的城市大门。

从来没有人去搅扰这些鼠类，从来没有人涉足它们的领地，更没有人胆敢侵犯过它们的疆界。

可它们却找上门来。

那一天，很多人都丧了命。鼠群的数量之可观，不论在地铁站内外都是前所未见。这股巨鼠的洪流冲过守卫防线，冲进地铁站，将战士和居民的身躯湮没，让他们连临死前的哀号都来不及发出。它们贪婪地吞噬掉路上的一切：所有活着或已死去的人类，甚至是那些羸弱濒死的同族。它们在某种人类智慧无法理解的力量支配下，盲目而决绝地一往无前，绝尘而去。

灾难过后，只有寥寥数人幸存了下来——没有女人，也没有老人和小孩，这些需要帮助的老弱病残无一幸免，唯有五个精壮的男人幸免于难。他们之所以能从这股死亡洪流中死里逃生，只因为他们站在这股洪流的前方。当时他们正在一辆轨道车旁，在南边隧道中巡逻。听到地铁站传来的惨叫，其中一人拔腿就往那里跑，想要确认发生了什么。然而待他跑到现场，整个车站已经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刚跑到车站入口处的时候他

就明白了态势——当时第一拨鼠群正形成洪流，往站台上流窜。他自知事态已无力挽回，已经帮不上守卫的弟兄们什么忙，转身就要往回走。就在这时，有人猛地从背后抓住了他的胳膊。他转过身，眼前是一个因惊恐而面庞扭曲的女人。她死死攥住他的袖口，声嘶力竭地在一片绝望的哀号声中喊道：“救救他，战士！求你了！”

女人领过一个小孩，把他的手递到他面前，这只手小小的，肉肉的。他一把攥住这只小手，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拯救一条生命。他只知道自己被叫作“战士”，只知道这个女人有求于他。他一把拉过孩子，夹在腋下，随即同第一拨鼠群展开了生死时速的较量——冲进隧道，冲向队友和轨道车所在的地方！距离集合地点还差五十多米，他便大声催促同伴将车发动。

幸运的是，这辆轨道车是相邻十个地铁站仅有的一辆自动机械车，靠着它，他们才得以跑在鼠群前头。队员们拼了命地全速大逃亡，当轨道车飞一般滑翔过废弃的德米特罗夫站的时候，队员们赶忙冲寄宿在那里的几名隐居者大喊：“快跑啊！老鼠来了！”——然而谁都明白为时已晚。

临近萨维奥洛夫站的守卫防线，他们放慢了车速，以免被当成入侵者遭到攻击；幸运的是，枪声没有响。他们扯着嗓子冲巡逻的战士们喊：“老鼠！老鼠来了！”他们做好了逃亡的准备：通过萨维奥洛夫站，然后继续往前跑，往前跑，只要不被拦下，只要还有路，就要向前奔跑，赶在那灰色的熔岩吞噬掉整个地铁网络之前。

但是，幸运的是，萨维奥洛夫站的人们拯救了他们——同时也拯救了自己的地铁站，或许还拯救了整条谢尔普霍夫—季米里亚泽夫线¹。就在他们行至近前，满头大汗地向巡逻战士们警告身后的死亡大军的时候，这些战士们已经迅速集结完毕，并从一个很奇怪的机器上扯下了外罩。这是一台火焰喷射器，是当地工匠用搜集来的零件手工拼装而成的，外表虽简

1 即莫斯科地铁9号线。

陋却威力巨大。伴随着第一拨鼠群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只听到黑暗中传来成千上万只巨鼠用爪子刨地形成的奇特的沙沙声。就在这时，火焰喷射器吐出了长长的火舌，咆哮的橙色火焰喷出数十米远，火焰填满了隧道，点燃了鼠群，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火焰喷射器片刻不停地怒吼，直到耗光全部燃料。隧道里充斥着皮肉烧焦的恶臭和野鼠的疯叫声……萨维奥洛夫站的战士们成为拯救整条地铁线的英雄。在他们身后，那辆轨道车也熄了火，车上还坐着五个死里逃生的大男人，以及他们救下的那个男孩——阿尔乔姆。

鼠群撤退了。它们疯狂的意志终究未能战胜人类的新式武器。毕竟，屠戮生命向来是人类的拿手好戏。

鼠群退回它们庞大的帝国中去了，没人清楚它究竟有多大。一个个迷宫横卧在地底深处，似乎对地铁系统的运转没有任何意义，它们的来历也无人知晓。尽管有权威人士信誓旦旦地说，这个庞大的地下系统其实全是人类——而且是普通的地铁建筑工人修建的，但人们还是感觉难以置信。

其中有这么一位权威人士，多年前曾是地铁副司机，这样的人所剩无几，格外珍贵。在毛细血管般复杂细密的莫斯科地铁世界里，即便离开了舒适安全的车厢，置身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中，这些人也不会迷路，对隧道毫无惧意，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因此，地铁站里的每个人都对他无比敬重，并且教导自己的孩子也要这么做。阿尔乔姆牢牢记住了这个男人，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男人那瘦小而单薄的身形。积年累月的地下工作使他看上去有些干瘪，身上的旧工装一穿就是很多年，磨损和褪色令衣服失去了风采，不过穿在男人身上，就像一名退休的海军将领身着笔挺的制服，依然令人感到敬畏。在年幼的小阿尔乔姆眼中，这个瘦弱的地铁副司机浑身散发着无法形容的威严和力量。

当然，这没什么奇怪的。要知道，对于每一位地下居民来说，这些地铁工作者就好比带领丛林科考队深入密林的当地向导，人们虔诚地相信他们，全身心地倚靠他们，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保障。当统一的

政府体系分崩离析之后，很多昔日的地铁工作者当上了地铁站的首领，过去作为民防综合工事和大型防核防空洞而存在的地铁网络，如今被一个个拥有独立政权的地铁站割裂开来，彻底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一个个地铁站变成了独立自主的独特小国家，每一个都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权结构，还有了自己的领导人和军队。他们一会儿斗来斗去，一会儿又结成联邦和盟友，今天还是崛起的帝国和大都会，明天就被昨日的朋友或奴隶占领，沦为殖民地。为了抵御共同的威胁，他们也会结成临时联盟，不过一旦威胁解除，元气开始恢复，他们紧接着就会掐住对方的脖子不放。他们忘乎所以地争夺一切：生活空间、食物（一种酵母蛋白植物）、不需要日照的蘑菇，还有鸡舍和猪圈——人们在那儿用无色的地下蘑菇饲养出苍白的地下猪和发育不良的鸡——当然，也包括水源和水质过滤器。那些蛮族人不懂得修理他们站内逐渐老化的过滤系统，喝着被污染的有毒水，几乎丧命，于是他们就如野兽一般进攻文明生活的据点，进攻那些拥有正常运转的发电机和小型人工发电站的地铁站。这些地铁站里的过滤器总能得到定期修护和清理，在女人们勤劳双手的呵护下，顶着白色伞盖的蘑菇络绎不绝地从湿润的泥土里钻出，吃得肚子溜圆的猪在圈里满足地哼唧。

出于生存的本能和“夺取一切再合理分配”的原则，人们被引领向前，加入这场旷日持久、看不到希望的征战。那些强盛的地铁站的守卫者，通常由经验丰富的前职业军人组成，为了抗击入侵者，他们甘愿流光最后一滴血。等到反攻号角吹响，他们又为夺取每一米的站间隧道（站间隧道不属于地铁站领地）而拼尽全力。

每个地铁站都在努力储备军事力量。一旦和平状态无法维持，就要靠军事手段应对邻站的来袭，将入侵者赶出自己生存的家园。最后，还要抵挡那些不知会从哪个窟窿或隧道里爬出的邪恶生物。这些古怪、丑陋又危险的怪物，它们中的任何一只都能因彻底违背进化论而令达尔文感到绝望。这些生物与人类通常概念里的动物完全不是一码事：它们有的由于遭遇了致命的射线，从无害的城市动物一下子变为地狱使者；有的世世代代

生活在地下深处，如今却被人类搅扰。它们也都是地球生命的一分子，尽管扭曲了、变形了，可只要还是地球生命的一分子，它们就会遵从这个地球上所有有机物都要遵从的原始本能——

生存。

阿尔乔姆接过一只白色搪瓷杯，杯中泡的是车站自己生产的茶叶。当然，这不是真正的茶，而是由干蘑菇和添加剂混合而成的浸泡液。真正的茶叶太稀罕了，一定会被珍藏起来，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喝得到，价格要比蘑菇茶贵上几十倍。不过尽管如此，地铁站的人们还是非常热爱自己的蘑菇茶汤，并且自豪地称之为“茶”。虽说刚开始喝的人还不习惯它的味道，通常会吐出来，不过接着就没事了，习惯就好。此茶大名远播到站外，有倒爷专程为它而来。他们络绎不绝，不惜拿身家性命冒险。后来，此茶便在整条线路上流通起来，就连汉萨同盟也对它产生了兴趣。于是，前往展览馆站（全名为“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站”）购买“魔法茶汤”的人连成了一长排，金钱如流水般流淌进了展览馆站。他们用这些钱买武器，买柴火，买维生素——有了这些就能活下去。自从这种茶叶开始在展览馆站进行生产，这一站也跟着逐渐壮大，邻近站内和区间的商人们移居到这里，这里便越发繁荣起来。另一个让展览馆站的人倍感自豪的，是他们养的猪。据传，猪正是从这里进入地下世界的：最早的时候，一些胆子大的人历尽艰难险阻，成功摸到了展览馆半损毁的“生猪展”展区，设法把一群猪赶进了他们地铁站。

“嘿，阿尔乔姆！苏霍伊那边最近怎么样？”安德烈问道。他小口啜饮着他的茶，不时将水面上的茶叶吹开。

“萨沙叔叔？他那里好着呢。前不久才远征回来，跟咱们站几个勘察队的人一起。这事儿您应该也知道。”

安德烈比阿尔乔姆年长十五岁左右。他当过侦察兵，多数时间在警戒线四百五十米开外的地带活动，当上警卫队队长之后也是这样。眼下，

他被指派到三百米处守卫，在掩体中活动。然而那神秘的黑暗地带一直吸引着他，于是他一次次找出借口、编造警报，只是为了能够更加接近黑暗，接近秘密。他热爱隧道，了解隧道，了解一千五百米内隧道里所有的分支。这些分支通向哪儿，他全都了然于胸。可一旦进了地铁站，身处农民、工人、商人和管理者的中间，他却浑身不自在，有种类似毫无用武之地的感觉。他受不了耕地种蘑菇的活儿，更别提跪在车站农场遍地的粪便中，抓着这些蘑菇往肥猪的嘴巴里塞。他不会讨价还价，天生厌恶那些奸商。他只能是一名战士，他笃定地认为，这是唯一配得上男人的职业，并且深以为傲。他，安德烈，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保护弱者，保护那些臭烘烘的农民，唧唧歪歪的商贩，碌碌无为的管理者，以及儿童和女人。他那副轻慢敷衍的模样，十足的自信心，再加上他遇事沉着冷静，总能保护别人，所以总能吸引女人们的目光。女人们向他倾吐爱意，承诺会让他快活。可在他看来，真正的快活，是他走进隧道五十米远，没有女人跟着，转个弯就看不到地铁站灯火的那一刻。这是为什么呢？

滚烫的热茶让安德烈周身温暖起来。他摘下黑色旧贝雷帽，用衣袖拭了拭胡子上的水汽，便急切地向阿尔乔姆打听起苏霍伊此次南部之行带回的消息和传闻。苏霍伊是阿尔乔姆的养父，也就是那个十九年前从季米里亚泽夫站的鼠群里把阿尔乔姆救出来的男人。他不忍将男孩抛弃，于是一直抚养他长大。

“我嘛，或许也听来了点儿什么，不过还是先请你再说说，阿尔乔姆。你是不是有点遗憾？”安德烈问道。他知道男孩很愿意讲这些：阿尔乔姆喜欢自己先饶有兴趣地回味一遍，再把养父告诉他的事儿一股脑儿转述给大家，直把每个人都说得目瞪口呆。

“他们去了什么地方，您大概已经知道了……”阿尔乔姆打开了话匣子。

安德烈笑着说：“知道，去了南边。他们这些‘竞走运动员’的行动可是高度机密的，特别任务，你懂的！”说完，他冲一个伙计挤了挤眼。

“这里头压根没什么机密，”阿尔乔姆抢着说道，“他们这次行动的目的